墉城集仙錄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墉城集仙錄

◀上一卷

卷四

下一卷▶

太真夫人

夫人者，王母之小女也，年可十六七，名婉羅，字勃遂，事玄都太真王，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，主總糾天曹之違比，地上之卿佐。年少好委官遊逸，虛廢事任，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，降主東嶽，退真王之編，司鬼神之師，五百年一代其職。夫人因來視之，勵其使修守政事，以補其過。道過臨淄，值縣小吏和君賢為前冤所傷，當時殆死。夫人見骨相有異而潛之，問其何傷，乃爾君賢以實對，夫人曰：「汝所傷，乃重刃關於肺，五臟泄漏，血凝絳府，氣激腸外，此將死之急也，不可復生，如何？」君賢知是神人，叩頭求哀，乞賜救護，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，大如小豆，即令服之，登時而愈，血絕瘡合，無復慘痛。君賢再拜跪曰：「家財不足，不知何以奉答恩施，唯當自展駑力，以報所受耳！」夫人曰：「汝必欲謝我，意亦可佳，可見隨去否？」君賢乃易名姓，自號馬明生，隨夫人執役。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，上下懸絕重巖，深隱去地千余丈，石室中有金床玉幾，珍物奇瑋，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。明生初但服事，只欲學金瘡方，既見神仙來往，乃知有不死之道，旦夕供給掃灑，不敢懈倦。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眾變試之，明生神情澄正，終不恐懼。又使明生他行別宿，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，調戲親接之，明生心堅誌靜，固無邪念。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，或一月二十日方還，輒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，或有拜謁者。真仙彌日盈坐，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中，

或立致精細廚食肴果，非常香酒奇漿，不覺而至，不可名目。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，又聞室中有琴瑟之音，歌聲宛妙。夫人亦時自彈琴，琴有一弦，五音並奏，高朗響激，聞於數裏，眾鳥皆為集於岫室之間，徘徊飛翔，驅之不去，逮天人之樂，自然之妙也。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，幽寂之所都，唯二人。或行去，亦不道所往之處，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，夫人即著雲光繡袍，乘白龍而去，袍上專是明月珠綴，著衣縫帶玉　，戴金華太玄之冠，亦不見有從者。既還，即龍自去，不知所在。石室玉床之上，有紫錦被褥，緋羅之帳，中有服玩之物，瑰金函奩玄黃羅列，非世所有，不能一一知其名也。有兩卷素書，上題曰《九天太真道經》，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。唯供給水，掃守巖室而已。至於服玩亦不敢竊窺之，亦不敢有所請問，如此五年，愈加勤肅，輒不怠惰。夫人嘆而謂之曰：「汝可謂真可教也，必能得道者也。以子俗人而不淫幔，恭仰靈氣，終莫之廢，雖欲死亦焉可得乎？」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：「我久在人間，今奉君王命，又被太上召，不復得停，念汝專謹，故以相語，欲教汝長生之方，延年之術，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，適可授三天真人，不可以教始學之者，固非汝所得聞矣。縱或聞之，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。有安期先生，燒金液丹法，其方秘要便立用，是九君太一之道，白日升天者矣。安期明日來，吾將以汝付囑之焉，相隨稍久，其術必傳。」明日安期先生至，乘　轔，著朱衣，遠遊冠帶，玉　及虎頭ひ囊，視之可年二十許，潔白嚴整，從者六七仙人，皆執節奉衛，見夫人甚敬，揖稱下官，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。半日許安期自說昔與女郎遊於安息國西海際，食棗異美，此間棗永不及也。憶此未久，已二千年矣。夫人云：「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，此間小棗那可相比耶？」安期曰：「下官先日往九河見司陰君，與西漢夫人共遊，見問以陽九百六之期，聖主受命之劫，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識運厄之紀，別當咨太真王夫人。今既賜坐，欲請此數。」夫人曰：「期運漫汗，非君所能卒知。天地有大陽九百六，有小陽九小百六，天厄謂之陽九，地虧謂之百六，此二災是天地之否泰，陰陽之孛蝕也。大期九千九百年，小期三千三百年，而此運鐘聖王不能禳，至於滅亡遺吉，自復快耳。今大厄猶為卒未，然唐世是小陽九之始，計訖來甲申歲百六將會矣。爾時道德方隆，兇惡頓肆，聖君受命，乃在壬辰，無復千年，亦尋至也。西漢夫人具已經見，所以相問者，當是相試耳，然復是司陰君所局。夫陽九者大旱海湧而陸樵，百六者海竭而陵澗自填，四海水減，溟洲成山，連城之鯨，萬丈之鮫，不達期運之度，唯叩天而索水。詞訟紛紜，布於上府，三天煩於省察，司陰亦疲於謹按矣。九河之口，是赤水之所沖，其深難測，今已漸枯，八氣蒸於山澤，流沙壅於源口，於是四海俱會，群龍鼓舞，爾乃須甲申之年將飛，陰洪倒流矣。今水母上天門而告，期積石開萬泉而通路，飛陰風以撓蒼生，註玄流以遐布，洋溢在數年之中，漫衍終九載之暮也。既得道，登真體，靈合妙至，其時也但當騰虛空而ツ山波，遊浮嶽而視廣川，乘玄鴻以湊丹城，禦虬輦而邁景雲耳。咄嗟之間，忽焉便適，可以翔身娛目，

豈足掛意乎？當今日且論酒事，何用此為及耶？」因指明生向安期曰：「此子有心向慕，殆可教訓，昔遇因緣，遂來見隨，雖質穢未盡，而淫欲已消，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，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，若可得爾，便宜將去。夫流俗之人，心肺單危，經胃內薄，血津疲羸，肝膂不註其眼，唇口不辯其機，蓋大慈而不合天人，欲奔走而不及靈飛，適宜慰撫以成其誌，不可試以仙變八威也，想勿加切刻，令其失正矣。」安期曰：「諾，但恐道淺術薄，不足以訓授耳，下官昔受此方於廣成丈人，先師為道德至妙，窈冥其心，無視無聽，言其行也無跡，言其止也無留，神氣接於玄漠，四骸寄於靈丘，存誌無以踞崆峒之上，膝間草木忽林生而成洪，阜動之若叩地而不言，求之輒移載而莫宣，不知所以得其術，不解何緣造其根，當此之時，實復罔然矣。以四五十年，中勤守匪懈，久修奴役以奉顏色，遂蒙顧ソ，漸見告悟，今越湯池而入生地，時開朱顏以對問見，示以求道之難易於時，乃賜與金液之要言也。此則先師之成法，實不敢倉卒而傳之也，要當令在二十年之內，必使其窺天路矣。下官往與女郎俱會圓丘，觀九陔之磬落，望弱水而東流，賜酣玄碧之芳酒，不覺高畢而詠歌，嘗開尊笈以眄靈　，偶見玉胎瓊膏之方，服之刀圭立登雲天，解形萬變，上為真皇，此術徑妙，蓋約於金液之華，又速於霜雪九轉之鋒，今非敢有譏，舍近而從遠，遠徑而近煩。實思聞神方之品第，願知真仙之高尊，苟畢降有殊，又非所宜論瓊腴之方，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？」夫人曰：「君未知乎，此是天皇之靈方，乃真人所宜用耳，非流俗下屍所能窺　也。仙方凡有九品，一名太和自然瑯　之醴，二名玉胎瓊液之膏，三名飛丹紫華流精，四名朱光雲碧之腴，五名九泉紅華神丹，六名太清金液之華，七名九轉霜雪之丹，八名九鼎雲英，九名雲光石流飛丹，此皆九丹之次第也。得仙者亦有九品，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，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，第三號太上真人，第四號飛天真人，第五號靈仙，第六號真人，第七號靈人，第八號飛仙，第九號仙人，此九仙之品第也，各有差降，不可超越，彼學知金液已為過矣，至於玉皇之所餌，非淺學所宜聞也。君雖得道，而久在世上，囂濁染於正氣，塵垢鼓於三一，恐猶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，邁扶桑而謁太真。玉胎之方尚未可愈，何況下才而令聞其篇目耶？」安期有慚色，退席曰：「下官實不知靈藥之妙品殊異乃爾，信駭聽矣。」因自陳曰：「下官曾聞女郎有《九天太真道經》，清虛明鏡，鑒朗玄冥，誠非下才可得仰瞻，然受遇彌久，接引每重，不自省量，希乞教訓，不審其書可得見乎？如暫睹ソ太真，則魚目易質矣。」夫人哂爾而笑，良久曰：「太上道殊，真府遐邈，將非下才可得交關君，但當弘今日之功，無伐非分之勞矣。我正爾暫北到玄洲，東詣方丈，簡仙官於玉庭，遊蓬萊以匿景，太上有命，親敕我往定神仙於流沙之外，受鴻飛乎九霄之房，校真人之遐紀，舉天靈於昆閬，漱龍胎於玄都之宮，試玉女於眾仙之堂。天事靡監，將未暇相示以《太真經》也。若子能勤正一於太清，解三皇之妙　，抱神光於幽林，制群仙於五嶽，陳山形以招眾靈，役恒華而命四瀆者，然後尋我於三天之丘，見索於鐘山、王屋，則真

書可得而授焉。如其不然，無為屈逸駿而步滄津，捐舟楫而濟濱海矣。想誤日用之所和，煉金液以求真，樂生生而享年，存正氣以營身，爾乃返華發於童顏，保久視乎靈津也。如向所論，陽九百六應期輒降，夫安危無專，否泰有對，超然逮覽，悵懷感慨，亢極之災，可避而不可禳。明期運所鐘，聖主不能知，是以伯陽棄周而關令悟其國弊，天人之事彰於品物，君何為屑屑，久為地仙乎？孰若先覺以高飛，超風塵而自潔，避甲申於玄途，並真靈而齊列乎！言為心盡，君將勖之。」安期長跪曰：「今日授教，輒奉修焉。」夫人語明生曰：「吾不復得停，汝隨此君去，勿憂念也。我亦時時當往視汝。」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，可以相存。明生流涕而辭，乃隨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。詩曰：

（一）「暫寫墉城內，命駕岱山阿。仰瞻太清闕，雲樓郁嵯峨。

虛中有真人，來往何紛葩。煉形保自然，俯仰挹太和。

朝朝九天王，夕館還西華。流精可飛騰，吐納養青牙。

至樂非金石，風生自然歌。上下淩景霄，羽衣何婆娑。

五嶽非妾室，玄都是我家。下看榮競子，篤似蛙與蟆。

顧ツ塵濁中，憂患自相羅。苟未悟妙旨，安事於琢磨。

禍湊由道泄，密慎福臻多。」

（二）「昔生昆陵宮，共講天年延。金液雖可遐，未若太和仙。

仰登冥靈臺，虛想詠靈人。忽遇扶桑王，九老仙都真。

駕驂紫虬輦，靈顏一何鮮。啟我尋長途，邀我自然津。

告以鴻飛術，受以玉胎篇。瓊膏凝玄器，素女為我陳。

俯挹琳鳳腴，仰上飄三天。雲綱立爾步，五嶽可暫還。

玄都安足遠，蓬萊在腳間。傳授相親愛，結友為天人。

替即由刑對，禍必無愚賢。秘則享無傾，泄則軀命顛。」

賦詩畢，明生隨安期負笈。入女幾山，夫人乘雲龍而去矣。明生隨師周遊青城廬潛凡二十年，乃受金液之方，煉服而升天矣。

麻姑

麻姑者，乃上真元君之亞也。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，降於蔡經家，將至，一時頃聞鼓簫人馬之聲，及至，舉家皆見之。方平戴遠遊冠，朱衣，虎頭ひ，囊五色之綬，帶劍，少鬢，黃白色，中形人也。乘羽蓋車，駕五龍，龍各異色，麾節幡旗前後導從，威儀奕奕，如大將軍也。有十二隊五百士，皆以蠟密封其口，鼓吹皆乘麟，從天而下，懸集於庭，從官皆長丈余，不從道行。既至，從官皆隱，不知所在，唯見方平，與經父兄弟及母相見，獨坐良久，即令人與麻姑相訪經家，經亦不知麻姑何人也，言曰：「王方平敬報姑，余久不行人間，今來在此，想姑能暫來語乎？」有頃使者還，不見其形，但聞其語，云：「麻姑再拜，但不相見，忽已五百余年，尊卑有序，修敬無階，煩信承來，在彼登頃即到而先受帝命，當按行蓬萊，今便暫往，如是當還，還便親覲，願未即去。」如此兩時間，麻姑至矣，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之聲，既至，從官半於方平也。麻姑至，蔡經亦舉家見之，是好女子，年可十八九許，於頂中作髻，余發垂之至腰，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，光彩耀日，不可名字，皆世所無有也，入拜方平，平為之起立，坐定召進。行廚皆金盤玉杯無限也，肴膳多是諸花果，而香氣達於內外，擘脯而行之如柏炙，雲是麟脯也。麻姑自說云：「接侍已來，見東海三為桑田，向到蓬萊，水又淺於往者，會時略半也，豈將復還為陵陸乎？」方平笑曰：「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。」姑欲見蔡經母及婦侄，時弟婦新產數十日，麻姑望見乃知之，曰：「噫！且止勿前。」即求少許米來，得米便撒之擲地，謂以來祛其穢也，視米皆成真珠矣。方平笑曰：「姑固少矣，吾老矣，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。」方平語經家人曰：「吾欲賜汝輩酒，此酒乃出天廚，其味醇Ｏ，非世人所宜飲，飲之或能爛腸，今當以水和之，汝輩勿怪也。」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，攪之賜經家人，人飲一升許，皆醉良久，酒盡，方平語左右曰：「不足復還取也。」仍以千錢與余杭姥，相聞求其沽酒，須吏使還，得一油囊酒，五斗許，使傳余杭姥，答言：「恐地上酒不中尊仙飲耳。」又麻姑爪如鳥爪，蔡經見之，心中所念言：「背大癢時，得此爪以爬背，當佳否？」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，即使人牽經鞭之，謂曰：「麻姑神仙也，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！」但見鞭著經背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，方平告

經曰：「吾鞭不可妄得也。」是日又以一符一傳授蔡經。鄰人陳尉能召鬼魔，救人治疾，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蛇蟬耳，經常從王君遊涉山海，或暫歸家，王君亦有書與陳尉，多似篆文，或真書字廓落而大，陳尉世世寶之。宴畢，方平麻始命駕升天而去，簫鼓導從一如初焉。